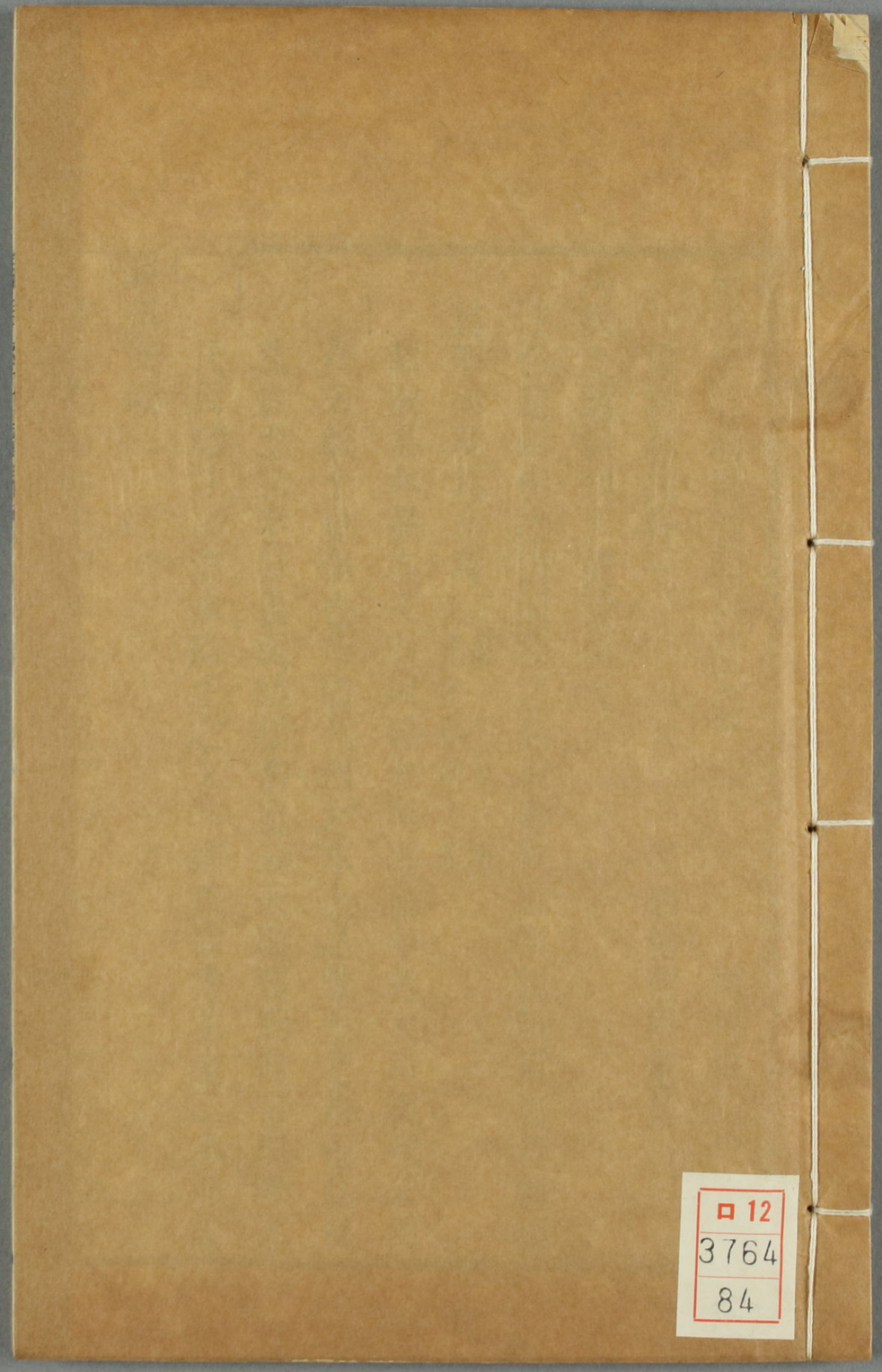

ロ 12
3764
84

D12
3764
84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五十七

南菁書院

禹貢鄭注釋一

江都焦循里堂著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注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正義 凡見尚書正義者單稱正義

循按王本孫本又引周禮大司馬疏今考大司樂疏云禹貢云敷土敷布治九州之水土是敷土之事也此賈疏敷土二字引禹貢其敷布也云云則賈氏自言以釋鄭氏周禮注禹治水敷土之文非鄭氏尚書注也二本並誤

冀州既載

注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正義 公羊莊公十年傳疏 禹知所當治水

禾下中也氏
1991.4
寄贈
91-117

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正義兩河開曰冀州史記集解公羊莊公十年傳疏公羊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公羊莊公十年傳疏

循按經典釋文云載如字載載於書也馬同鄭韋昭云載事也馬同者同於孔也鄭與韋昭同以載訓事鄭下當連名傳寫失耳

壺口治梁及岐

志河東郡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左馮翊夏陽故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

注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史記集解岐山句又見詩周南召南譜正義多西北二字

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正義一

循按大雅緜正義引鄭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此明標書傳注則伏生尚書大傳之注也王本誤爲書注史記索隱所載與集解同蓋後人誤以集解寫入索隱也

又按志凡明標禹貢即當時立學官之今文尚書也曰古文以別於今文也鄭氏明標地理志而復申言之以爲冶水自下起以襄水害易蓋以經屬冀州而扶風馮翊則在雍州恐後人疑惑別起異端故疏說其義而梁岐爲雍州之山可決矣呂氏春秋古樂篇云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溝水以導河高誘注云決壅塞故鑿龍門也降大也溝流也愛類篇云昔上古龍門

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邱陵沃衍平原
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注云昔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積
積其深乃出於孟門山之上大溢逆流無有涯畔也淮南
修務訓亦言禹鑿龍門闢伊闕哀帝時賈讓上治河策申
言之云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
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鑿之云者卽治之謂也禹
貢言山水獨此稱治非鑿而通之曷以云此周髀算經商
高對周公言積矩之法謂禹之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趙
爽注云禹治鴻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除
滔天之災釋昏墊之厄使東注於海而無浸逆乃句股之
所由生也惟禹明於數理以知地勢故導水必先以導山

自岍而岐而荊山以逾於河復連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
城王屋太行恆山至碣石入海山脈自西而東而北必導
水行於山外非由龍門不可是地既隘水不暢流遂橫入
冀都此橫流逆行懷山襄陵所由來也高誘注淮南云龍
門本有水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舍此而河不能以入海
故鑿之龍門鑿而水南下冀都之鴻水乃平志言龍門與
梁山同在夏陽則鑿龍門卽治梁山也水經河水南過河
東北屈縣西注云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西四十里
河南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卽龍門
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阨兼孟門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
鑿其中水流交衝迄於下口又南出龍門口注云大禹導

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卽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迹遺功尙存依此禹於夏陽鑿龍門於北屈鑿孟門鑿孟門卽治壺口也壺口梁山旣治而河水南下矣河無定者也積石至龍門阻而橫流一旦鑿而通之旣出龍門非南溢必且四潰乃治岐使渭水挾關中諸水之力從西來逼之東行於太華雷首之閒故治壺口不治梁水仍擁積而不行治梁而不治岐水之南決無由趨而東也壺口梁岐之治三者閒不容髮故曰壺口治梁及岐禹之用渭猶今之用淮也河水湍急非有他水持之未可言治治梁及岐卽所以平冀州之水又何疑於雍州之山哉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志太原郡秦置在晉陽屬幷州河東郡堯霍太山在東冀州山

注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堯東名霍太山詩唐風譜正義

循按志不言禹貢言冀州山謂職方冀州其山鎭曰霍山也鄭氏注職方云霍山在堯亦本志也堯縣順帝改爲永安縣故曰故縣

又按胡朏明謂華陰之太華山鄠縣之澧水上雒之熊耳蒲反之雷首堯縣之霍太山長子之濁漳水屯留之絳水墜王之太行山華容西陵編縣之雲夢澤鉅野之大野澤鄴縣之故大河博縣之岱山蓋縣之沂水萊蕪之淄水毗

陵之北江水充縣之澧水河關西南羌中之積石山及河水刪丹之弱水直路之沮水卞縣之泗水成平之徒駭東光之胡蘇高縣之高津皆禹貢之山水而獨不繫之禹貢義例參差貽惑後人胎明此說非也班氏於高津引平當言於弱水引桑欽言可知其凡稱禹貢稱古文者皆信而可徵其不可遽定者則闕之上雒熊耳蒙上禹貢雒水言絳水於信都入海稱禹貢絳水互見者也霍山漳水雲夢大野沂水沿水北江水泗水皆主職方言之而禹貢則從其略岱華大行河水之類則又不必言者也其澧沮泗漳等水或以當時所行或以舊聞所未有班志志漢一代之郡縣禹貢原不必盡載以此爲貽惑後人班氏不受也東

至于澧志引禹貢本作醴鄭氏訓以地名非水名也亦以規之不啻以牛矢而當狐父之戈也

又按班志自言考迹詩書綴禹貢周官春秋今考志言禹貢外舉職方最多乃揚州之五湖荆州之湛豫州之波溠青州之望諸兗州之盧冀州之楊紆皆不詳以疑之當闕也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潞青州之沂兗州之岱豫州之滎幽兗之河沇亦不詳則不必詳者也於三江則分指南江北江中江於江漢則指沮水尤爲精密益宜詳則詳之可略則略之也鄭氏注職方讀波爲播以卽滎播之播溠引春秋傳除道梁溠之溠而疑其宜在荆州青州之望諸以爲明都在睢陽盧維讀作雷雍嘔夷疑卽平舒之祁夷

葢經生說經可用六書假借諧聲以通其說班氏著史必依文考信故班氏有不詳而鄭氏詳之也若夫漳水班言一以淸漳言一以濁漳言異而同也時在沾鄭言在長子一以淸漳言一以濁漳言異而同也時水班言在博昌鄭言出般陽于欽齊乘言時水之原南近淄水北至般陽新城縣東南又北至博輿南博輿卽漢博昌縣地般陽路卽漢般陽縣地新城在北八十里然則時水所經實兼般陽博昌亦異而同者也惟嘔夷鄭言祁夷班言滍維水鄭言卽灕班言是維爲大異乃鄭第擬度之詞班采舊聞必有所受說文滍水卽漚夷水幷州川也灕徐州寖夏書曰灕淄其道與班志同鄭注職方不及注禹貢之精而賈疏尤爲疏略附論於此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志河內郡懷　上黨郡沾大鼁谷淸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

冀州川長子　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淸漳

注懷縣屬河內　史記集解衡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上黨沾縣大鼁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　詩邶鄘衞譜正義周禮職方疏行千六百八十里　周禮職方疏

循按職方疏引云覃懷縣名屬河內乃河內有懷無覃懷

史記集解所引是也職方疏葢統而撮之故自太原以下冒之曰地理志詩正義有地理志云四字是也

又按鄭注引地理志往往舉東漢郡邑之名以易之此古人引書之法取當時之名明志之地卽今之某地也王本

謂鄭所引地理志非班志乃伏无忌黃景所作非也班志信都國有昌成侯國應劭注云信都國安帝改曰安平後漢郡國志冀州安平國阜城故昌城班志邑城葢昌城之譌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

注此州入穀不貢正義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正義禮記王制疏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王制疏下下出一夫稅正義王制疏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正義

厥田惟中中

注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避也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正義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志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幷州山禹貢恆水所出東入滱靈壽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虖池鉅鹿郡鉅鹿禹貢大陸在北

注地理志恆水出恆山衛水出靈壽大陸澤在鉅鹿史記集解大陸地者爾雅釋地八藪晉有大陸周禮大司徒疏

循按治河之法備於冀州河出龍門得渭力挾之而東恐其溢也修太原以通汾水而持之既至孟津將欲載之高地則用伊雒諸水挾之而北恐其溢也通沁水以持之覃懷底績沁水通也沁持於河內洛逼於河南而河乃北就衡漳矣葢河不可以土治而利以水治渭之勢向東者也

河因之而東洛之勢向東北者也河因之而東北漳之勢向北者也河因之而北伊助洛北行故闕伊闕以通之恆衛助漳北行故通恆衛以從之水之合也既多則醲之爲漯漯匯之爲大陸播之爲九河皆在北行之後禹之治水用諸水之力以相推挽此中消息微矣

鳥夷皮服

注鳥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史記集解

循按正義引作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顏師古云搏食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亦作搏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志右北平郡驪成大揭石山在縣西南遼西郡絫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南入官

注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正義

循按鄭注辨此碣石非戰國策之碣石必先引地理志右北平之文而後辨之也凡正義引鄭注大率以與孔傳異者既以傳海畔山即北平驪成縣之碣石是與鄭合故不復舉鄭之引地理志而第舉其辨國策也此注殘闕可取班志補之

又按班志一言大揭石山一言碣石水水蓋以山得名武帝紀元封元年東巡海上至碣石文穎曰在遼西絫縣絫

縣今罷屬臨渝此石著海旁驪成與絫雖分隸北平遼西而實爲接壤後漢皆並入臨渝魏書地形志平州遼西郡肥如有碣石隋書地理志北平郡盧龍開皇六年省肥如入新昌十八年改名盧龍有臨渝宮有碣石唐書平州石城本臨渝有碣石山盖西漢縣多則分爲驪成臨渝絫三縣後漢併爲臨渝魏併爲肥如隋唐併爲盧龍石城盧龍石城皆臨渝地通典繫碣石於盧龍唐志繫於石城其義一也史籍相承皆明注碣石正當緣碣石所在而定漢之驪成絫縣所在也導山敘山脈由大行恒山至碣石入海山脈至此入於海中山必瀕海文穎言海旁是也水經言在水中已與文穎海旁之說異酈道元乃言海水西浸而包其山又引張君言碣石在海中而證之以營州城垂淪者半又引韋昭以天橋柱爲碣石盖皆擬度之詞胡朏明信之臆定驪成之所在而決碣石之沒於海中夫驪成果可馬空定其所在乎碣石本是山名夾右亦非泛海固不必求之水中矣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云酈道元家酈亭今之涿州也距碣石六百餘里三言碣石淪於海無論今撫甯縣西有碣石山去海尚三十里卽其本朝文成帝太安四年戊戌登碣石山觀滄海改山名樂遊此豈包淪洪波者耶程太昌生南宋益附會以碣石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眞妄談百詩與朏明同時相友善已不曲附其說如此

濟河惟沇州

注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史記集解

循按公羊莊公十年傳疏引此注作兩河間

九河既道

志河間國弓高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東至平舒入海樂成虖池別水首受虖池河東至東光入虖池渤海郡東光有胡蘇亭成平虖池河民河平原郡高平當以爲高津

注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

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高津詩周頌齊桓公正義周詩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高津往往有其遺處焉正義詩周頌般正義

循按弓高虖池所經鄭舉此正以虖池爲徒駭耳溝洫志云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南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相間去二百餘里西漢時相傳如此

雷夏既澤灘沮會同

志濟陰郡成陽禹貢雷澤在西北

注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成陽史記集解

循按元和郡縣志云河南道濮州雷澤縣本漢成陽縣屬濟陰郡隋開皇六年於此置雷澤縣因縣北雷夏澤爲名

也灘水沮水二源俱出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雷夏澤在縣北郭外灘沮二水會同此澤然則二水唐時尚存鄭

生山左宜目見之

桑土既蠶

注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上地有桑間者 詩邶鄘衞譜正義

是降邱宅土

注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邱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正義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注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 史記集解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注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 正義

允征曰篚厥元黃紹我周王 堯典正義 毛詩鹿鳴正義

浮于濟漯達于河

志東郡東武陽 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 平原郡高唐 桑欽言漯水所出

注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 史記正義

循按志於平原高唐之漯稱桑欽言於東武陽明其爲禹治漯水是不以高唐之漯爲禹治第存桑欽之異說耳

海岱惟青州

志泰山郡博 岱山在西北求山上

注今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 公羊莊公十年傳 疏 詩齊風正義

史記集解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志琅邪郡箕 禹貢維水北至昌都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兗州寖也 泰山郡萊蕪山原出東至博昌入沛幽州寖

注濰淄兩水名 詩齊風譜正義

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 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邪箕屋山淄

循按正義引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然則班志原有屋山二字都昌又譌爲昌都也北海郡有都昌無昌都水經濰水又東北過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注斥謂地鹹鹵 史記集解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注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 史記集解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志東萊郡黃 有萊山松林萊君祠

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志泰山郡萊蕪 原山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汶水桑欽所言琅邪郡朱虛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有三山五帝祠

注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沛 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兩汶水而於萊蕪標禹貢蓋浮汶達沛則入沛

之汶是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注徐州界又南至淮水 公羊莊公十年傳疏

淮沂其乂

志泰山郡蓋 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浸

注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太山蓋縣 周禮職方氏疏

循按職方氏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浸沂沭鄭彼注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是沂水自出沂山不出臨樂子山也

志明言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則臨樂子山不在蓋矣與萊蕪原山留汶同出之文有異水經洙水出臨樂山沂水出艾山亦是二山正義引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是冠臨樂子山於洙沂二水非志義

蒙羽其藝

志泰山郡蒙陰 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額臾國在蒙山下 東海郡祝其 禹貢羽山在南縣所殛

注蒙羽二山名 史記集解

大野既豬

志山陽郡鉅野 大埜澤在北兗州數

注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 史記集解

東原底平

志東平國 屬兗州

注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卽東原 史記集解
循按史記索隱引博物志云沇州東平郡卽尙書東原正義亦云東原卽今之東平郡
厥土赤埴墳
注埴黏土者也 考工記疏
循按釋文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文選蜀都賦丹沙艴熾劉淵林注尙書禹貢曰厥土赤埴李善注引鄭元尙書注曰熾赤也考工記搏埴之工二注云埴黏土也疏云尙書禹貢曰厥土赤埴墳注亦云埴黏土者也注亦云者明其與考工注同也禹貢正義云戠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搏埴之工是埴爲黏土故土黏曰埴然則鄭氏禹貢埴雖作戠而訓爲黏土同於孔傳故正義但明戠埴之義同不復舉鄭注假令鄭別有熾赤之異正義必明之矣鄭王讀若熾者明其讀如此非卽訓埴爲赤既訓埴爲黏土不當又訓作赤文選李注所引未可據信孫本兩列之王本不用考工記疏所引而竟以戠讀曰熾爲鄭注本文尤失之矣
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貢惟土五色
注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 史記集解
羽畎夏翟
注羽山之谷 詩節南山正義
循按周禮掌次疏云案尙書禹貢羽畎夏翟謂羽山之谷

貢夏翟之羽此賈氏疏文孫本王本皆以爲鄭注

嶧陽孤桐

志東海郡下邳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 魯國騶故邾國嶧山在北

注地理志嶧山在下邳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兩嶧山於下邳繫以古文鄭注本之或以鄒縣之嶧山當下邳之葛嶧山非也

泗濱浮磬

志濟陰郡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三行五百里 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一十里

注泗水出沛陰乘氏史記集解

循按班氏志地理其指精妙求之乃見卞之泗卽乘氏之泗也自卞至方與行魯國山陽兩郡耳何言三郡蓋入沛雖在方與而入沛之處實在乘氏乘氏屬沛陰郡合之恰得三郡又於乘氏敘泗水至睢陵入淮過郡六水經以爲沛之別流兩泗水本屬一水因至方與有入沛之曲折故兩敘之方與無沛乘氏始有沛一言至方與入沛一自乘氏敘其至睢陵入淮則入沛於乘氏可知然則何不直言至乘氏入沛蓋泗水自卞至方與一自方與至乘氏入沛一自方與至睢陵入淮方與至乘氏本是駢枝故爲此互文其指自了耳夫方與至乘氏之水菏水也何不於卞敘泗水入淮而於乘氏敘菏水至方與入泗蓋泗水自卞來經魯縣及山陽之瑕邱平陽橐縣方與合菏水西至乘氏

入沛此自乘氏東至方與者固菏水也乃自方與至湖陵仍名菏水自湖陵下至睢陽始專名泗水若直從卞敘至睢陵入淮則中間方與至湖陵實爲菏水故必兩敘泗水而於湖陵引禹貢淮泗達菏則乘氏至湖陵爲菏水其名故不沒也禹貢於兗州言浮沛潔達于河於青州則止言達沛於揚州言達淮泗於徐州言浮淮泗達於菏互文以見之也菏之達沛則互見於導沛言沛東至於菏此菏不言澤則統陶邱乘氏至湖陵言之矣班氏以菏水歸於泗水而明之於湖陵水道瞭然經義亦瞭然班氏其善學禹貢者哉

淮夷蠙珠暨魚

注淮夷淮水之上民也史記集解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

循按周禮川師疏引注云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與美魚此上又引云泗水淮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此正引孔傳今孔傳文與此無一字異孫本直以爲鄭注王本云川師疏引鄭注亦云二水非也川師疏但標注云不標鄭氏何從而知爲鄭注乎釋文引馬氏以淮夷爲二水名與孔傳同史記集解孔鄭並引索隱云按尚書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徐州言淮夷則鄭解爲得鄭固絕無以淮夷爲二水之說川師疏亦不誤也林之奇尚書全解云漢孔氏以淮夷二水名王肅亦同此說鄭氏謂淮水之上夷民獻

珠與魚當從鄭氏之說胡士行尚書詳解云淮夷孔云二水鄭云淮水夷民也宋時引鄭注者未有以二水之解屬之

厥篚元纖縞

注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史記集解

浮于淮泗達于河

志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

循按鄭注殘闕說文作菏云菏澤水在山陽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从水苛聲水經亦作菏班志作河蓋省文

又按胡朏明謂地理志舉山水之名凡言禹貢者三十五如底道之養水非嶓冢之所導湖陵之菏水非東至之菏澤信都之絳水非北過之絳水安豐之大別非江漢之所會蜀郡之桓水非西傾之所因此蓋沿襲舊聞不可盡信

養水絳水大別桓水各於條下辨之若禹貢言菏者三徐州達于河豫州菏澤導沇至于菏經於徐州之菏作河史記亦作河漢書仍之而於湖陵下引禹貢文則正恐誤河水爲大河之水非謂大河逕湖陵也志從省文說文用其本字菏之爲河蓋由來久矣豈僞孔所改耶志於沛陰引禹貢菏澤菏澤在豫達于菏在徐本分爲二一爲澤一爲水固不同也惟達于菏之水卽由菏澤所分說文曰菏澤水卽此水卽菏澤之水所分非謂菏澤卽在湖陵也班許或分或合各有精義未見其非胡朏明以爲不可信竊所未

喻

淮海惟揚州

注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公羊莊公十年傳疏

彭蠡既豬

志豫章郡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

注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史記集解南方謂都爲豬史記索隱

循按南方謂都爲豬檀弓注亦有此文

陽鳥攸居

注陽鳥謂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詩匏有苦葉正義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志會稽郡吳故國周太伯所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 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 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蜀郡瀆氏道禹貢嶓冢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里六十里臨淮郡海陵有江海會祠

注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正義唐邱光庭兼明書

循按鄭注殘闕其說三江必用班志言分於彭蠡者自彭蠡以下則爲三也石城蕪湖俱在彭蠡之下不曰分自石城而曰分於彭蠡者本經文言彭蠡既豬而解之也爲三孔則南江中江北江也九江孔殷孔以支派言此注孔字本之東入海卽班志所謂東入海明既入爲入海也志云揚州川卽用職方氏其川三江明以禹貢之三江卽職方

之三江於瀆氏道記江水所出至江都入海與記分江水受江於石城至餘姚入海之文同於毗陵又曰北江在北東入海於吳又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其例一也岷江至江都勢趨東北而自江都入海則曲而東南故於毗陵明江之在北南江至餘姚入海勢趨東南而經震澤折而行禦兒由拳之閒故於吳明江之在南惟其曲故廣陵曰曲江惟其折故錢唐曰折江中江至陽羨入海不復更言於他縣知中江不曲不折直從陽羨東趨於海也且於吳曰南江在南則中江之不在南可知於毗陵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在吳之北毗陵之南可知此言之可尋味而出者也文選江賦李善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滆湖滆湖在今常州府西南三十五里半入宜興當太湖之北正漢時陽羨地會於滆湖由滆湖而東出今之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之處但中江由陽羨歷昆山而至嘉定上海之閒爲吳松口而南江則自貴池宣城廣德長興入太湖又自吳江出太湖折至嘉興石門錢唐餘姚入海爲錢唐江口自中江出滆湖之口既湮南江逕禦兒之流亦塞而中江入海之委轉與南江出湖之條兩相接續于是曰松江曰婁江曰三江口支派紛錯莫可究問松江既冒中江之名婁江遂僭北江之號而澉浦入海之谷水且爲東江以充南江而庾氏三江之說起矣今吳松海口在嘉定縣東彼中江入滆湖者直趨此可也吳江所出之松江必北行乃

達海口何入滆湖者既南出吳江復北注耶今考而定之

中江由宜興貫滆湖至嘉定入海南江由今吳江歷嘉興

石門至餘姚入海松江中江也而崑山以南從吳江來者

非中江也谷水南江也而嘉興以東從海鹽澉浦入海者

非南江也禹貢三江故迹不可考而知乎嘉定錢教授塘

云仲初所云東江卽漢志之南江從吳縣南餘姚入海者

也其云松江者卽漢志之中江從陽羨入海者也竊謂庾

氏之東江與松江婁江並舉婁江今劉河昔亦通稱吳松

江者與松江不遠其東江必不遠指餘姚至所云松江乃

指松陵江東北至吳松口者與古中江不合夫入湖出

其趨注之處必有形勢可指乃可決曰此中江也此南江

也入滆湖者勢必出於太湖之北南江長瀆自湖口入者

必出於太湖之南酈道元敘東出之松江引吳記以說谷

水固儼然以東出之江爲南江耳錢教授說南江最詳惟

中江入海未能明析於此辨之

又按臨淮之海陵今泰州也已有江海會祠毗陵吳縣之

東僅立一婁縣在今崑山縣地若今之通州太倉州松江

府及常州之江陰靖江皆不設縣可知海濱之地至漢猶

荒廢上溯虞夏之時則震澤以東江湖海混而爲一不更

昭然乎既導江之三孔東入海羣水以江爲歸江以海爲

歸於是震澤匯諸水而底定江一日未入澤一日未定也

又按徐堅初學記云案三江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爲大江

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源而三目小字雙行
云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
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則岷江至彭蠡與南
北合始得稱中也此所引地理志孔安國注今皆無是文
惟鄭注殘闕無可考驗故後人轉舉而歸之程大昌禹貢
山川圖云徐堅援鄭元書傳以證三江知一江爲三非出
孔氏一家臆度近胡朏明遂深信爲鄭注因取蘇軾東坡
書傳之說以爲合於鄭而斥班氏爲誤王光祿後案云初
學記引稱鄭元孔安國注殊不可解予據紹興四年東陽
麻沙劉朝宗宅刻雖宋板下品究勝俗刻當無誤但徐堅
不通經稱引舛錯不足怪而其爲此節之注則無可疑金

殿撰禮箋云孔傳言自彭蠡江分爲三與鄭注不殊徐堅
初學記併言鄭元孔安國注此謂南北中三江分於彭蠡
以下鄭孔二注大意相同非具錄注文之舊蘇子瞻亦知
三江之名不得移之彭蠡上顧以一江兼受南北中之名
與初學記所述鄭孔之說分爲三江入海者截然殊異或
謂蘇說上與初學記合並以初學記兼載鄭孔二說爲鄭
君注文者皆失考王氏金氏之說過於胡朏明遠矣乃王
氏既疑爲不可解而又以宋板爲無誤且強鄭氏眞注明
著於正義者傅會於初學記所引之僞注則惑矣金氏明
其非鄭君注文是矣乃正義所引眞鄭注明曰分於彭蠡
爲三孔初學記所引則曰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合與分

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其說如是是書
魏王賓客所撰其譌謬牽傅益莫能免堅書或本之而誤
與胡朏明以鄭注三江一條足稱祕寶可謂不辨黑白者
矣

篠簜既敷

注篠箭簜大竹也晉戴凱之竹譜
儀禮大射儀疏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

注金三品者銅三色也正義 詩泮水正義 周禮秋官職金疏 禮記禮器疏 史記集解

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

注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正義

厥篚織貝

注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
織之則文成矣正義 記集解 史

厥包橘柚錫貢

注有錫則貢之正義 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
柔金也正義 記集解 史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注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史記集解

循按釋文云鄭本作松松當作沿馬本作均今史記正作
均集解引鄭云均讀曰沿是鄭本亦作均也鄭既讀均爲
沿爲鄭學者因改爲沿遂又譌作松陸元朗依傳寫之本

以爲鄭作松亦明其誤故辯曰松當爲沿也王本直以松讀曰沿爲鄭注大誤

荆及衡陽惟荆州

志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荆州山

注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公羊莊公十年傳疏

江漢朝宗于海

注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強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正義

九江孔殷

志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豫章郡鄱陽鄱水西入湖漢餘汗餘水在北至鄡陽入湖漢艾脩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贛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南城盱水至南昌入湖漢建成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雩都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九百八十里南埜彭水東入湖漢長沙國安成廬水東至廬陵入湖漢

注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眾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正義

循按正義引鄭注地理志云云下云如鄭此意則上地理志正鄭氏所引也胡胐明言鄭不言處所是於正義且未細觀之乃用晁氏說以九江爲洞庭東陵爲巴陵何哉史記集解引鄭注地理志以下蓋史記作九江甚中鄭注不合故不取鄭氏孔殷之解孫本置地理志云云於殷猶多也之上非是

又按禹貢言九江有四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一也九江納錫大龜二也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三也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四也史記龜筴傳神龜出于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一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九江之爲廬江郡廬江之納龜漢時猶然河渠書太史公自言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子稱禹鑿江而通九路漢書注引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江與班志皆合鄭氏言山谿所出其孔眾多卽本鑿江言之故曰治之難此在兩漢經史大儒所說皆九江在尋陽江之疏爲九皆禹迹故郭璞江賦云源二分於嶓峽流九派於潯陽無異說也惟劉歆以爲湖漢水入彭蠡者見太康地記釋文引之湖漢卽貢水在彭蠡之南出今福建省邵志詳記之乃志旣云湖漢水至彭澤入江于彭澤云禹貢彭澤在西于贛云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則諸水皆入贛水而贛水卽入彭蠡是彭蠡旣瀦卽豬湖漢諸水不可謂之江卽不可謂之九江故雖詳志九水而九江終屬之尋陽此班氏實深於經而鄭氏亦無以易也釋文引尋陽地記云一曰烏曰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廬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又引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廬江參參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江九曰白蚌江六曰箘江七曰沙隄江八曰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

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二說名號小有殊異實與鄭注相
成通典引作張須九江圖通典云同安郡舒州宿松漢皖縣地江水
自鄂陵分爲九派會於此縣界州上三百餘里合流謂之
九江口東得武林洲卽桑落洲之水尾又云潯陽漢舊縣
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此尤足證班志九江在潯陽南又云
蘄州廣濟縣蔡山中大龜尚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卽此又
云潯陽郡江州禹貢荆揚二州之境禹貢揚州曰彭蠡既
豬荆州曰九江孔殷今彭蠡湖在郡之東南五十二里九
江在郡之西北唐人於九江一本漢志無有異端故蘇味
道九江口詩云江路一悠哉湓湓九派來元稹詩云尋陽
流水九條分皇甫冉詩云江至潯陽九派分蓋雖有劉歆

異說而千古相傳目之所遇皆從班不從劉也宋人乃以
洞庭爲九江殊非典要可不必辨

又按凡他水自源來附者謂之入經流逕過他水者謂之
會自經流分出裒行者謂之迤自經流分之又合爲一謂
之播謂之同惟此江緣水中磯石沙洲分爲九派而復合
似九河之播而有不同河之播爲九則問別其道非一河
也江之分爲九則穿達於磯洲之閒實一江也故曰孔殷
殷卽九之謂也爾雅釋詁孔閒也江有所閒而成九古人
之文簡潔而形容如繪解爲甚中特虛詞耳或謂甚中卽
水由地中行之義水行地中江淮河漢皆然甯皆九汀乎
又按正義謂鄭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

於江耳程大昌爲鄭氏小九江圖云鄭氏不用一江分九之說自立一說曰九江者廬江尋陽山谿九小水入江者耳然鄭言山谿所出未嘗言九小水別源入江鄭氏明引班志東合大江之文則山谿所出正謂一江分九山脈盤結鑿而九之故曰山谿非別源也

沱潛既道

志南郡枝江故羅國江沱出西東入江華容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

注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三國志吳主傳裴松之注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益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正義

循按志於枝江記沱之名於華容記沱之實鄭取華容而辨枝江之非仍權諸班志也

雲夢土作乂

志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有雲荊州藪編夢宮江夏郡西陵有雲夢宮

循按鄭注殘闕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澤藪曰雲瞢注云在華容禹貢注當亦然也爾雅楚有雲夢郭璞注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邱湖元和郡縣志云巴陵縣巴邱湖又名青草湖在縣南七十九里周回二百六十里谷云古雲夢澤也因爲考之左傳宣公四年邓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杜預注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昭公三年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定公四年吳入郢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注云入雲夢澤

中所謂江南之夢正義引土地名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雲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邱湖江南之夢也邱與鄖字通邱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楚子既奔雲中旋乃奔鄖奔隨則此雲中夢中必邇于邱矣邱在今安陸縣所謂枝江安陸有雲夢城者其澤之所在可述而求之矣惟昭公三年以夢而繫諸江南故杜預謂跨江南北因傅文會而通之杜氏地理之學精核可知也郭氏注爾雅遂直以巴邱湖當楚之雲夢指其在華容之東南以本諸班志華容南之說則未明班氏之指也風俗通云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邾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益漢時江北之雲夢已涸而江南之雲夢漸盛其定九州之藪直以在江南之巴邱湖爲雲夢澤班氏著本朝一代國史遵圖冊所載以澤在華容縣南所以尊國制也而復于西陵及編繫以雲夢宮地非雲夢宮何以名且又于志未述楚地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巴巫東有雲夢之饒謂雲夢在江陵之東則不在華容之南矣後漢書法雄傳遷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澤藪此正謂漢之雲夢在華容南者與風俗通班志可互證矣

又按巴邱湖卽青草湖今在洞庭湖之南漢之雲夢在此楚之雲夢不專在此漢以此爲雲夢故洞庭之名不見于漢先是戰國時始侈言之嘗考其說莊子天運言洞庭之

野中山經言洞庭之山未以水稱也海內西經云湘水出
舜葬東南陬西環之入洞庭下湘水入洞庭之下明洞庭
爲山而湘水逕其下是水仍名湘而洞庭自山無所爲湖
也吳起說魏武侯曰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
之水此洞庭始以水稱乃史記吳起傳昔三苗氏左洞庭
右彭蠡既去水不言復易右爲左太史公固本諸國策而
異文若此可疑者一也楚策蘇秦曰南有洞庭蒼梧此洞
庭與黔中夏州一例不以水稱秦策張儀說秦王曰大破
荆襲郢取洞庭五渚江南此文卽韓非子首篇初見秦張
儀蓋韓非之譌而五都作五湖水經注云淵水沅水微水
澧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

大破之取洞庭五渚也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
于其中然則洞庭五渚卽洞庭湖矣乃云洞庭五渚江南
似屬三地且燕策蘇代云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乘夏水
下江五日而至郢都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
四日而至五渚史記蘇秦傳亦載此文索隱云五渚五處
洲渚也劉氏以爲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吳師道
亦云下漢而至五渚則五渚乃漢水下流洞庭在江之南
非其地也此可疑者又一也楚詞九歌云駕飛龍兮北征
遭吾道兮洞庭又云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王逸
章句云洞庭太湖也又云湘水波而樹葉落矣郭璞注中
山經云今長沙巴陵縣西又有洞庭陂潛伏通江離騷云

遵吾道兮洞庭波兮木葉下皆謂此也注海內西經云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爲地脈推郭氏之指則洞庭者地穴之通名故包山有之巴陵亦有之鮑彪注戰國策引揚州記云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水經注亦云湖中有君山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此可疑者又一也統而論之洞庭本地穴之名山以此得名湘水經其側因名洞庭之水水之所匯楚爲江南之夢漢爲雲夢晉爲巴邱湖爲湘水所匯故王逸直以湘水解洞庭又以爲太湖明卽湘水卽湖也班志於武陵充縣言澧水東至下雋入沅於牂牁故且蘭言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於零陵郡言陽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酃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酃與益陽下雋漢均屬長沙國酃在今衡州府衡陽縣益陽在今長沙府甯鄉益陽之間下雋在今岳州府治以東班志詞簡每以互見非善讀者不能知既曰澧水既下雋入沅則沅固及於下雋者也乃云至益陽入江者其敘資水云都梁路山資水所出東北至益陽至下雋實資沅合流故敘資至益陽入沅敘沅至益陽入江復敘澧至下雋入沅互文之可識者也漢之臨湘今之瀏陽也均在酃縣之北而均以湘得名則湘水不止於酃且酃亦烏得有江而爲湘所入乎乃曰湘水

北至酈入江何也志於桂陽郡郴縣云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又云耒陽舂山舂水所出北至酈入湖此湖爲酈湖劉昭注郡國志引荆州記云酈有酈湖周回三里取湖水爲酒酒極甘美水經敘舂水北逕新甯縣東又西北流注于湘水敘耒水北過酈縣東北入于湘注云縣有酈湖湖中有洲然則舂耒二水與湘水合于酈湖敘湘水至酈又敘舂耒二水之入湖明自酈以北三水合入江也水經言澧水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南入于江沅水東與沅水合于湖中北入于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資水東與沅水合于湖中北入于江湘水北至巴邱山入江又言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此敘諸水

極明似與班志異而實相表裏澧在沅北得從下雋西南入江沅在澧南得從下雋西北入江何也水經固明言江在下雋之北沅澧資合而東注是知澧先合沅于東南而沅乃入江于西北敘言隱妙實與班同究而得之頗爲之解矣蓋沅水挾漸無酉辰序五水至益陽合資水而滙爲湖班氏以湖成于沅故于澧之入也仍予湖以沅之名澧入沅之地既近沅入江之地謂之入沅可也謂之入江亦可也湘自酈挾舂耒之水直至巴邱出入江雖與沅澧合而自從東畔入江沅不得而統之志曰入江經曰南來注之其義一也不謂湘水沅水入湖者湖乃湘水沅水所會而成非本有一湖而諸水注之故王逸方以湖爲湘班氏

方以湖爲沅二水者非湖得而統之故不言入湖徑言入江非無湖也班志記雲夢澤于華容水經記資沅合于湖地之有湖可互見矣

又按吳入鄢之役吳敗楚于雍澨五戰及鄢楚子涉睢有鍼尹同舟王使燧象之事庚辰吳入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既而奔鄖兩言涉睢者蓋吳初及鄢楚子涉睢西據睢漳尚與相抗吳既入鄢勢不可以相拒乃涉睢由睢達江由江至澤由澤至鄖涉睢非過睢而西也濟江非渡江而南也是時吳在鄢不可以東轉由睢水南浮于江又北入于雲中藪澤之中水草叢雜故可匿耳不知涉睢濟江爲由睢達江而北遂謂雲中在江南矣左傳之敘事甚爲詳析兩言涉睢其事若繪若謂濟江而南則由雲至鄖其必又濟江矣傳兩言涉睢不兩言濟江也吾于既言涉睢又言涉睢濟江知其由睢達江而北也吾于入于雲中因而奔鄖知雲在江北不在江南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下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杶榦栝柏

注標榦栝柏四木名榦栝榦周禮考工記疏○史記集解引四木名三字柏葉松身曰栝詩竹竿正義

礪砥砮丹

注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正義砮可以爲矢鏃惟箘簵楛三邦底貢

注箘簵聆風也 史記集解 考工記疏作箘竹聆風 楛木類周之始肅慎氏貢楛矢石弩此州中生聆風與楛者衆多三國致之 考工記疏 循按正義云鄭云箘簵箭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箘簵是兩種竹也肅慎氏貢楛矢知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三國致此貢也是爲正義釋孔傳之文孔傳云箘簵美竹引鄭注聆風而申言其爲兩種傳云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正義依傳文解說其文明白易見孫本槧以爲鄭注非也

厥名包匭菁茅

注匭猶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 史記集解 循按孔傳厥名屬上底貢句正義云鄭氏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史記漢書亦當下屬今上屬者裴駰顏師古爲之也

厥篚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

注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于河 公羊莊公十年傳疏 詩王風譜正義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志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二行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四百五十里 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行七十里豫州川 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河南郡穀城禹貢瀍水出替

亭北東南入雒

滎播既豬

志河東郡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溢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于八百四十里

注沇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其在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詩定之方中正義

循按檜風譜正義亦引此云沇水溢出所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汴縣東史記索隱亦引云今塞爲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播諸所引大致皆同惟其在縣東檜譜正義作在汴縣東漢志滎陽下有卞水別無汴縣此當有誤正義云鄭氏謂衛狄戰在此地知春秋云云亦鄭注也

導菏澤被孟豬

志濟陰郡故梁宣帝甘露三年更名定陶禹貢菏澤在定陶東梁國睢陽故宋國微子所封禹貢盟諸澤在東北

循按職方氏青州其澤藪曰望諸鄭注云望諸明都也在睢陽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循按陳祥道禮書云禹貢有墳壚孔安國鄭康成皆以壚爲疏蓋有傳然也在三十四卷史記集解引孔曰壚疏也今正義本無之鄭注殘缺未知所本周禮草人埴壚用豕鄭注

云埴壚黏疏者以黏訓埴以疏訓壚鄭以壚爲疏當有然者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注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公羊莊公十年疏

岷嶓既藝

志蜀郡瀆氏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隴西郡西禹貢嶓冢山

注地理志岷山在蜀郡瀆氏道嶓冢山在漢陽西史記集解

循按後漢書郡國志漢陽郡西故屬隴西有嶓冢山西漢

水

沱潛既道

志蜀郡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汶江江沱在西南東入大江江原鄨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

漢中郡安陽鸞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隴西郡西禹貢嶓冢山在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

注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于此出江原有鄨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嶓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正義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故書曰潛沱既導水經注

循按水經注潛水篇引鄭元曰云云不言禹貢注也其末

云故書曰潛沱既導似非書注矣或文有譌錯未可定依
王本孫本錄以爲注而通所疑於此

蔡蒙旅平

志蜀郡青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
東南至南安入濾
注蔡蒙在漢嘉縣史記
集解

循按班志蜀郡青衣引應劭云順帝更名漢嘉

和夷底績

志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西
南行羌中入南海
注和夷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
羌中者也水經注釋文云
鄭云和讀曰洹
循按鄭注引地理志又讀和爲桓然則班志禹貢桓水正

指此和耳志又言禹貢西傾山在臨洮未嘗以桓水爲西
傾也胡朏明以班志不可信竊所未喻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注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
中上者差復益少正義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

注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也史記集解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志隴西郡臨洮禹貢西傾山
在縣西南
注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閒人
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道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

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陂曲爲盤也注水經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史記集解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注或謂漢爲沔史記集解
循按傅同叔禹貢集解云浮潛以至漢上去沔爲近故舍舟陸行以入沔而沔之相通者有褒自褒逾斜北達渭言入不言達者以褒斜之閒絕水百餘里上文既言逾沔亦所以該下而省文也沔褒既是水道言沔不言褒可也渭既是水道言渭不言斜可也如必欲言沔渭之閒有褒斜絕水不通則當曰逾于沔逾于渭古人之文豈如是之不簡直哉同叔名寅義烏人自言學者考經之詳當以余說爲當如右說不誣也胡朏明必謂褒斜二水禹時可達而責班氏强爲附合之誤失之矣
又按余於同叔之解逾沔入渭而有悟於夾石碣石入于河此入于河猶言入于渭與導水言渭洛沛之入于河異義彼言水之入水此言人之入水水之入水則此水達于彼水自人言之則謂之達人之于水不言達而言入則非由水而水矣逾沔之後言入于渭自陸而水也夾右碣石入于河亦自陸而水也鄭言禹從碣石山西北行還從碣石山東南行入河亦謂夾山而行不言泛海注本明析自不明碣石入于海爲山脈入海又不明夾右碣石入于河爲自陸入河遂以河之入海在碣石入于河爲泛海逆入

于河因而爲島夷之貢道且謂碣石淪于海中矣若果由海入河則宜曰沿于海達于河揚州之文可例也

黑水西河爲雍州

注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西河也詩韓奕正義公羊莊公十年傳疏

弱水既西

注眾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正義

涇屬渭汭

志安定郡涇陽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二行千六十里雍州川

注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詩谷風正義

汭之言內也正義

循按正義汭之言內也一句是鄭注下云蓋以人皆南而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曰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此皆釋孔傳之文孫本誤以爲鄭注

漆沮既從

志右扶風漆水在縣西北地郡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

灃水攸同

志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鄠水出東南

荆岐既旅

志左馮翊褒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澧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志右扶風武功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

注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史記集解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志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墜澤

注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正義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史記集解

循按正義引云鄭氏以爲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是也以下正義之文孔傳云皆言致功故正義有從此致功云云也傳同叔禹貢集解槩以爲鄭注蔡傳引鄭氏云其地在幽又約其辭耳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注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正義

循按史記索隱云鄭氏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山岐嵫嵫嶋山之譌禮記正義引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者皆謂之說此引地記而索隱以爲河圖地說則亦緯讖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注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詩韓奕正義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

左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注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正義

循按引鄭注下正義云鄭以崑崙爲山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此正義約鄭之辭非鄭注也王本孫本皆以此爲鄭注

長沙王賓
湘陰吳宗寶校

南菁書院

江都焦循里堂著

禹貢鄭注釋二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

志右扶風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

注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崏山爲正陽列正義記索隱史地理志汧在右扶風也史集解

壺口雷首至于大岳

志河東郡蒲反雷首山在南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志河東郡濩澤禹貢析城山在西南垣禹貢王屋山在東

大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志河內郡山陽東太行山在西北攣王太行山在西北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恆水所出東入澤

右導山一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志天水郡冀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京兆尹華陰太華山南有祠豫州山

注地理志云朱圉在漢陽南太華山在宏農華陰西南史記集解

循按續漢郡國志涼州漢陽郡冀有朱圉山劉昭注云武帝置爲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鄭以天水改名漢陽而冀名未改故舉當時郡名以明班志之天水也郡國志又云宏農郡華陰故屬京兆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志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潁川郡崇高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廟古文以崇高爲外方山也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

注屬豫州詩陳風譜正義檜風譜正義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高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史記集解

右導山二

循按胡朏明謂地理志于禹貢之山水稱古文者十一惟終南流沙陪尾不可從推其所謂終南不可從者以西京賦並言終南太一李善注言是二山不當爲一也流沙不可從者以魏晉隋唐諸史言流沙在龜茲鄯善也陪尾不

禹貢錐指略例 禹貢錐指正義 禹貢錐指圖 禹貢錐指圖說 禹貢錐指禹貢山川考 禹貢錐指禹貢山川考 禹貢錐指禹貢山川考

志豫章郡歷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

循按通典云潯陽漢舊縣在江北今蘄春縣界晉温嶠移于此隋改爲彭蠡縣有蒲塘驛卽漢歷陵縣王莽改爲蒲亭今驛前有敷淺原在西數十里有博陽山文獻通考江州德安縣有傅山水吳草廬今文尚書纂言云今江州德安縣有敷淺原卽漢歷陽縣地湖廣蘄州治爲漢蘄春廢縣潯水城在州東潯陽記謂之蘭池城古潯陽地今蘄州在江北江南卽興國州九江自鄂陵至桑落州卽自興國至宿松也在南岸爲自興國在北岸爲自蘄州今爲自蘄州漢爲自尋陽故班志于尋陽記九江在南云東合爲大江則指至宿松桑落洲也通典言始自鄂陵以南岸言之

班志言在尋陽南以北岸言之興國州在德安縣之西北德安在府治之東南敷淺原在德安則當鄂陵之東而當九江之中際也

又按導山曰逾于河曰過九江非閒文也正義釋逾于河云荆山在懷德縣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是也自衡山至德安縣由南而東北無容經九江此所以或以洞庭爲九江或以彭蠡爲九江也不知過九江正非虛過蓋自衡山而來山脈盤結于九江之間此江之所以九而敷淺原則其歸宿地也江中磯洑橫突洲嶼繁多此正山脈之所在故導山至此必求之水中曰過九江者山脈過江中也廬山在原之東蓋脈自東還至西也

水經注引廬山記曰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焉禹之導山固未嘗不登廬山乃或以經不言遂謂禹導山止于敷淺原豈其然哉禹之治水所以爲神者正在山脈水脈條分縷析而章句儒槩屏不道令地脈之學尚屬諸堪輿家言果誰之咎耶李淖風乙巳占述洛書以禹貢諸山分配二十八宿九江爲翼軫水行磯石之間以水言謂之九江以山脈言亦爲九江鄭氏言山谿所出其孔眾多正謂此也淮南子要略訓云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剔河即播九河鑿江即九江孔殷辟湖即震澤底定此西漢人解經或以九江五湖不煩致力何其迂也江漢既合此地山脈所結未易暢流乃鑿爲九而多其孔始奏朝宗之績導山之過九江所以致九孔即所以致江漢朝宗也

石導山四

導弱水

志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　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西有須抵池有弱水昆侖山祠

注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史記集解　凡言導者發源于上未成流正義　至于合黎

注合黎山名正義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史記索隱

循按班志僅言弱水西至酒泉合黎故鄭引地說明其爲
山在會水縣北也索隱云水經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
北鄭氏引地說亦以爲然王本孫本約其文爲鄭注今依
之

餘波入于流沙

志張掖郡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
注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
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史記集解）
循按漢書西域傳條支國臨西海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
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引元中記云昆侖之
弱水鴻毛不能起此弱水班氏得之傳聞本不與刪丹臨
羌相混而于刪丹引桑欽于居延引古文則臨羌之弱水
班不以爲禹貢之弱水也鄭注弱水屬張掖合黎屬酒泉
流沙屬居延一準于班耳惟地記言通于南海淮南地形
訓云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
至南海高誘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北塞水也絕猶過也
流沙流行也地記與淮南同乃居延在北弱水西至合黎
其餘波東北至居延所謂入于流沙也若絕此而過何由
得通南海地記之流沙當非指居延而言鄭注並引之以
存異說非據以駁班志謂地記同于班志亦非也
又按條支之弱水西王母班氏得諸傳聞載諸西域傳而
地理志金城臨羌亦有弱水及西王母石室爾雅釋地觚

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甌竹近山戎北戶近交止
日下卽青州嵎夷之地大戴禮少閒篇言舜時西王母來
獻其玉琯與交止肅愼並舉則西王母固不得遠在條支
也淮南地形訓西王母在流沙之瀕高誘注引地理志金
城臨羌以證之西王母在此是也臨羌本有西海卽青海
或卽傅會於條支與

右導水一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志益州部滇池大澤在西滇池澤
在西北有黑水祠

注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史記集解今
中國無也正義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史記集解而南當岷山

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通典州郡部
循按通典又云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而不
記山之所在卽今中國無之矣此卽約鄭注
又按鄭注旣引班志滇池黑水祠又引地記明三危山之
所在云烏鼠之西南當岷山在積石西南其地依稀可辨
必執三危在燉煌而謂有兩黑水何哉

右導水二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

注地說河水東流貫底柱觸關流今世所謂底柱者葢乃閼
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水經河水注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注地喉也流出坯際矣然則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沛沇之
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水經河水注
循按漢書溝洫志注引鄭氏云山一成爲伾在修武武德
界與此小異
又按以大伾在黎陽始於臣瓚然亦疑而未定之辭隋書
地理志則云汲郡黎陽有大伾山說與鄭異然史記至于
大伾下言厥二渠載之高地則大伾不當在成皐矣史公
從安國問故其說固有所從來也
又按河圖括地象言昆侖爲地首岐山爲地乳桐[illegible]爲地
穴熊耳爲地之門烏鼠同穴爲地之幹汶山爲井絡大行
爲天下之脊隋杜公瞻編珠引春秋括地象云河有九曲

發昆侖爲地首至積石爲地門出龍門爲天橋至卷重山
爲地咽貫底柱鬲閼流山爲地喉至洛汭爲地要至大伾
山爲地齒至大陸爲地腹至碣石入于海爲天膂鄭所引
地說蓋本諸此但殘闕不可備考耳惟大伾爲地齒底柱
鬲流爲地喉此注以大伾爲地喉而不稱地說或有譌文
未可定也王本於地喉上增大伾二字水經注所無毛晃
禹貢指南所引鄭注亦無大伾二字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志鉅鹿郡鉅鹿禹貢大陸上黨郡屯留桑欽言絳水出
西南東入海信都
國信都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東北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河內郡州共故國北山淇水所出東至
黎陽故大河在
入河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館陶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
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

內黃清河水清河郡靈河水別出爲鳴犢河斯洨出南東北至蓨入漳水眞定國縣曼水首受太白渠東至鄗入河中山國北平有盧水亦至高陽入河望都水北至高陽入河

注地說云大河東北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絳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當讀如郝降于齊師之降益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又今河所徙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水經濁漳水注

循按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南正義引云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與水經注所引文小異而義同

又按地理之書莫精於班志其言簡而易該互出旁通至博至愼酈氏注水經雖一本之往往不明其趣學者因而疑班志亦戾甚矣胡朏明本鄴東故大河以定禹迹是也乃執酈氏之絳瀆而斥班志信都絳水之非非也班氏之書究而尋之宜用以定酈氏之是非不當以酈氏之說惑之也志於鄴東注故大河於鉅鹿注禹貢大陸又以虖池爲徒駭高爲高津於河關注積石之河至章武入海見雍州下於館陶注屯氏河至章武入海蓋屯氏雖決自館陶而章

坐於導山至碣石入海與夾右碣石入河有未明也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從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賈讓曰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橫言緣西山足乘高地卽史公言載之高地讓言西薄大山卽橫所謂隨西山下班氏采羣言相證而鄴東之故大河可互發也河渠書云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元光中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卒塞瓠子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然則漢武時

武入海之道未改也史記河渠書班氏取爲溝洫志其言水道極詳河渠書云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伾于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滿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渤海載之高地則鄴東也渤海卽章武之地也志云渤海郡高帝置莽曰迎河顏師古注云在渤海之濱因以爲名戰國策蘇秦說齊王曰齊北有渤海黃歇說秦昭王曰齊東負海北倚河是河入渤海在齊之北蘇秦說趙王曰秦攻燕齊涉渤海蘇代說燕王曰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蓋涉勃海卽是渡河河之入海在此自古已然臣瓚疑入海在碣石

河仍禹道故史遷于大伾下特詳釐二渠載高地至此又言北行二渠卽仍載諸高地可知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蓋前此決瓠子溢鉅野爲患于兗州以南對瓠子言之故爲北決也魏郡清河信都勃海正是過郡四與地理志又互相表裏者矣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邱縣乃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又云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又云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屯氏河新絕未久可復浚以助大河後三歲河果決于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沛南此述鳴犢河甚詳乃既言屯氏河塞地理志又言鳴犢河至蒲人屯氏河者蓋自脩以西之流塞自脩而東則鳴犢河奪屯氏河之委入海也屯氏別河張甲河不知起自何時而張甲河亦必入屯氏河因而入漳以入海也禹導河合漳與滹池入海河既與漳絕則漳自與滹池入海班志於信都言故章河故滹池入海又於上黨沾言漳至昌成入大河昌成卽信都國縣至昌成入大河乃漢

河非鄴東故大河葢河徙而東不由鄴亦不至大陸至昌成乃復與舊河合故記漳水至此入河已而此流亦絕漳與虖池自入海矣故又於信都記之又云禹貢絳水亦入海者卽屯留入漳之絳本從漳入河今則與漳及滹池同入海也屯留絳水已曰東入海矣漳絳異源而同委禹貢主降而客漳則曰北過降水後世主漳而客絳但見漳之入河入海不知正降之入河入海也於衞水入河言入滹池又明滹池卽徒駭則漳水入河正入滹池今以漳河滹池及禹貢絳水並於信都言入海所以明河自信都與漳絕而漳與絳皆自入海耳夫漳之入海在渤海自若也何必自信都言之於信都言之者明舊河在此合漳也於絳水明加禹貢二字正恐後人疑此地無絳所以明漳之入海卽禹貢降水之入海也孔穎達不明班氏之指而疑信都爲襄國乃得先過絳水後至大陸抑知信都言絳入海不言入河且上黨之清漳言至昌成入河昌成亦在鉅鹿之北而後於大陸乃不疑昌成入河之漳而疑信都入海之絳乎班志於清漳不加禹貢明昌成入河非禹迹也於絳水加禹貢明信都入海之漳正大河北過之降也曰禹貢絳水亦入海亦之云者與漳合之謂也正義改其文曰降水在信都縣則誣之矣廣平國斥章應劭云漳水出洽北入河唐杜佑通典謂橫漳在肥鄉本此以推班志斥章正在鄴東河至此與漳水合故班志於鄴注故大河在東

北入海雖不明指漳絳在此入河而其意已見夫同一漳也始則大河合之於鄴東繼則大河合之於昌成記故大河在鄴東明漳之至斥章入河也記淸漳至昌成入河明河之至信都合漳也記漳河虖池絳水入海明河之與漳絕也其辭互見可謂精矣班志於鄴東稱故大河於淸漳至昌成所入稱大河則昌成之大河非鄴東故大河矣故大河經魏郡鉅鹿信都勃海屯氏河不經鉅鹿而遶淸河則至昌成合漳者其屯氏河乎若鳴犢河入屯氏河張甲河入漳則其委仍勃海入海也惟河渠書於瓠子之注鉅野云鄆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鄆無水災地理志鳴犢河稱河水別出然則鄆靈之閒舊有河矣此胡朏明所由以水

經注之北瀆爲周定王五年之所徙也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從頓邱入勃海與水經注北瀆所行合元光三年始徙頓邱則北瀆非周定王時所徙矣此閻百詩所由以鄴東故大河爲周定王時所徙也見四書釋地胡朏明舉十五證以明鄴東故大河爲禹河之舊令以定王五年後考之鄴東之河不徙於定王五年其證亦有九周定王五年魯宣公七年也河徙非常之事春秋不書一也春秋時設誓必舉當前之物如苟偃濟河及著雍卒欒懷子誓之曰有如河重耳歸國及河與子犯誓曰有如白水是也昭公三十一年在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公曰已所能見夫

人者有如河乾侯杜預言在魏郡斥邱縣晉竟內邑典午之斥邱仍漢縣之舊唐爲相州之成安今仍之屬廣平府地正在鄴東公居此而以河爲誓河必逕於此邑惟其瀕河故地多斥鹵二也定公十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杜預言黎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路史言內黃西南三十里有古牽城內黃西南卽黎陽東北河在鄴則牽在河之東酈氏之北瀆則在牽東是時魯衛齊之會謀救范中行旣會公卽歸齊衛益亦歸至秋齊衛又會于洮洮則今山東曹州地三國皆處河之東不應越河而會三也戰國策蘇秦言趙東有淸河齊西有淸河然則齊趙以淸河爲界張儀說齊湣王曰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淸河指博亦以淸河爲齊西界渡之爲入齊也齊破燕樂毅謂武靈王曰請以河東易燕地于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蘇秦說齊曰有沸西則趙之河東危惟河行鄴東在淸河以西故有河東之地謂大河之東淸河之西地也若北瀆在淸河之東趙以淸河爲界不得至平原開矣四也無忌說魏安釐王曰秦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于邯鄲之郊蘇代約燕王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地理志言魏地盡河東河內趙地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邱蓋趙以淸河爲界淸河在內黃不獨止于淸河以西而南亦盡于淸河也斥邱在漳水北河內以漳爲界河外以淸河爲界自內黃至斥邱則以大河分東西西魏

而東趙故蘇秦言趙南有河漳若是時河與漳絕趙之南
不得有河矣五也魏世家魏文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
稱治索隱云按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爲河內六也周定王
河徙之說止見於周譜如淯解周譜云世統譜牒也史記
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余讀牒記十二諸侯表云太史公讀
春秋歷譜牒桓譚新論言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
效周譜唐柳芳言司馬遷因周譜明世家然則周譜固史
公所熟見者而定王河徙紀表書傳無一言及之蓋考之
不得其實甯從其闕耳且譜言河徙未言徙何地酈道元
以故瀆實之胡朏明乃以北瀆爲定王時所徙則周譜所
未言七也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本胡朏明之說謂宣公七

年後之河異於七年以前以爲傳文可考者莫著於開州
益以衞之戚邑在開州北七里襄公十四年孫蒯入歌巧
言之卒章其詩曰居河之麋職爲亂階指孫文子居戚哀
二年晉納蒯聵于戚甯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戚果
在開州則朏明之言驗矣乃考戚之所在杜預土地名言
在頓邱衞縣西枯河東又相州臨河縣東有戚城水經敘
河水東北過黎陽縣南又東北過衞縣南又東北過濮陽
縣北然則衞縣在濮陽之西黎陽之東今之開州在濮陽
之東戚何得在開州北七里乎班志東郡畔觀應劭曰夏
有觀扈世祖更名衞國郡國志東郡衞公國本觀故國劉
昭注補引文元年左傳會于戚水經注敘淇水北逕頓邱

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淇水又東逕枉人山東牽城西然則觀地在牽城之西南矣牽在黎陽東觀在此則漢之衛國在此而戚在衛西則黎陽之東境也舊唐書言臨河縣隋分黎陽縣置則臨河縣東正衛縣西土地名此言雖非必杜預本文實足互成而定其地戚在黎陽則河正鄴東之河入也班志濮陽衛成公自楚邱徙此故帝邱顓頊墟河決若經此衛之都未有晏然無水者是年春則使孫良夫來盟冬則會于黑壤衛之君臣既不以災告諸侯亦不以災弔九也自春秋至于戰國大河皆行鄴東至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始徙於頓邱東南史文甚明鄒居河北之河卽指頓邱所決耳其後瓠子雖歌而此河未塞屯

氏旣決鄴東乃竭王莽河卽武帝時頓邱之徙河孟康謂出貝邱南南折杜預謂出元城縣界皆指此不必周定王五年徙也東漢河旣東行不獨鄴之大河爲故河卽屯氏之絕亦久當時學者有以屯氏之河爲禹河者故鄭氏疑之然鄭氏注九河大陸一依班志雖有屯氏之疑必不據爲典要耳惟班氏敘傳謂商竭周移然則非謂定王五年所徙乎竊謂春秋時無清河而戰國時有清河趙武靈王言河旣塞乃變而爲清河等水是所謂移也八支盡紊漸及經流鄴東之枯竇始於漢必以定王之徙卽在頓邱竇無文獻之徵也班志言淇水至黎陽入河清河出內黃南則

是時清河與淇水未合而黎陽北行之河尚未枯也又斯
洨水至鄡入河盧水博水至高陽入河高陽屬涿郡鄡屬
鉅鹿鉅鹿涿郡有河則鄡東之河矣鄡東故大河不言禹
貢可見此河西漢猶存也志言河水出南關積石山至章
武入海過郡十六自金城數之凡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
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
已得十六河內接壤者魏郡也於魏郡鄴縣注故大河於
館陶注屯氏河過郡四又於溝洫志互見屯氏河所過四
郡爲魏郡清河信都勃海以河內以西河流今古所同魏
郡以下故大河已不可見屯氏河不可合古河而言故於
上言十六郡於下言四郡合屯氏河言之爲過二十郡班

志之義隱於句閒如蛛絲馬跡靜而求之宛然可見也水
經漳水注云地理志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是乃與漳
俱得通稱故水流閒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
于海尋其川脈無他殊瀆又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跡
故稱往往時存故南般列于東北徒駭瀆聯漳絳同逆之
狀粗分陂障之會猶在案經考瀆自安故目矣此以信都
之絳水卽屯留之絳水亦卽禹貢北過之絳水漳絳通稱
說爲精妙乃又敘一絳水故瀆北逕信都散入澤渚西至
信都城東連于廣川之張甲故瀆同歸于海引地理志信
都絳水以實之通典直以此爲禹貢之絳水於冀州之南
宮信都經縣兗州之貝州皆詳敘枯洚渠不知此水經之

絳瀆乃漢以後之水非禹貢之絳水也班志明言禹貢絳水豈絳瀆枯涇所可亂哉胡朏明不知班氏之指而斥爲大謬朏明謬矣又言說經者動稱枯涇以證道河之所過皆班固禹貢二字誤之夫班固加禹貢二字正足明絳水非絳瀆後人爲酈道元杜佑所誤班固不誤之也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注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爲逆河言相迎受也 詩般正義

循按正義引作言相向迎受水經注引作言相承受矣

右導水三

播冢導漾東流爲漢

志隴西郡氏道 禹貢養水所出東漢水受氏道至武都爲漢 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

注地理志養水出隴西氏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

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出隴西西縣者爲西漢至江州入江出氏道縣者爲漾至武都爲東漢爲沔又於沮縣敘沮水至沙羨南入江荆州川周禮職方荆州其川江漢而班氏繫諸沮所以明東漢水合沮至沙羨南入江也沙羨在江夏郡其南入江即至大別入江也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酈注云沔水一名沮水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于漢曰沮口所謂沔漢此最得班氏之旨矣惟沮即是漢故志直以荆州川屬沮也漾出氏道不言嶓冢者既曰禹貢漾

水則卽嶓冢導之者也且于西縣注禹貢嶓冢山于氐道
注禹貢漾水明漾出氐道而導漾則于西縣之嶓冢益氐
道在西縣之西如導河積石河不出積石也惟漾出氐道
而導于嶓冢爲漢而實有自嶓冢出者至江州入江是爲
西漢故班志詳敘之嶓冢爲禹貢之嶓冢西漢則非禹貢
之漾出自嶓冢者非導自嶓冢者也鄭氏以出氐道者爲
漢而以出嶓冢至江州入江者爲潛云大禹自導漢疏通
卽爲西漢水見梁州下夫水自漢出爲潛漢出氐道至西縣嶓
冢山導之東南合沮水爲荆州川入江者爲漢之正流卽
于嶓冢疏通其別流至江州入江爲潛爲西漢卽爲漢之
別是自嶓冢出者自嶓冢疏通而別之者也班氏之義鄭

氏闡之極詳切矣後學不明班鄭之指紛岐錯出不足惑
也

又東爲滄浪之水

注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水經夏水注

循按水經注于夏水入沔云鄭元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
謂之夏水云則鄭注止此十二字耳下引劉澄之永初
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于沔水過武
當縣東北注云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
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
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此自酈氏引地說之文非鄭注也王
本以爲鄭注非也史記索隱云蒼浪馬融鄭元皆以滄浪

爲夏水卽漢河之別流也漁父歌曰滄浪之水之清兮可
以濯吾纓是此水也首句約馬鄭之義卽水經注滄浪今
謂之夏水也漢河別流乃小司馬申說之文王本孫本皆
誤作鄭注孫本又誤標爲史記集解集解未嘗引此文也

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

注三澨水名也水經注史記索隱在江夏竟陵縣界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鄭注及水經皆以大別在安豐水經又以決水
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鄺道元注江水亦言巴水出雩
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漢之安豐雩婁均屬廬江郡則
大別山二邑共之矣注沔水入江云春秋左傳定公四年
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春
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云
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
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相符但今不知所是矣鄺
氏承杜預之說疑大別不在安豐乃曰不知所是未定之
詞也杜預注小別大別亦但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
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竟推預之說亦未定之詞也鄺氏注
江水云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
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此以魯山爲翼際而不以爲大
別蓋其時安豐有大別沙羨無大別雖疑安豐之遠而不
能移翼際之山爲大別也通典於漢陽言魯山則未以大
別之名被之元和郡縣志乃以魯山一名大別山蓋緣杜

預酈元之說而傅會之其實杜預酈元所不料也王光祿後案辨明大別在漢水之東凡霍山以西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勢連延漢水東北插入其境其言甚辨余爲申之

昭公六年楚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徐國屬臨淮郡今泗州乾谿在晉譙國城父縣今亳州是豫章爲楚適徐之道當在泗亳之南也定公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巢卽居巢今之巢縣桐卽今桐城是豫章與巢桐相近在今廬州之地也昭公三十一年吳

師圍弦楚救弦及豫章弦在江夏軑縣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勞王于豫章之汭王及罔陽而還吳人踵楚遂滅巢及鍾離古之言汭者多據水言如夏汭桐汭淮汭雒汭渭汭羅汭漢汭是也皆見左傳此言豫章之汭則豫章者水名非地名也定公四年吳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不云自豫章至漢而云自豫章與楚夾漢分明豫章爲水與漢相通葢此豫章之水由漢而東達于廬壽之間救弦而及者近漢之豫章也楚子略吳疆而由豫章之汭自漢而達此水以及于廬壽之閒也惟其爲水名故吳人見舟于此非水

何以云見舟也說者不能以夏汭桐汭諸言汭者例之乃以淮南江北漢東之地統而歸之豫章甚或以彭蠡湖爲豫章之汭則不免于固矣自豫章夾漢者夾豫章又夾漢也明是漢水東至大別而南入江豫章通漢之處宜卽近于大別所謂汭者當卽此也兩軍夾于南北非夾于東西濟漢水而陳自小別東至大別自南而北非自西而東也柏舉在麻城正當兩軍之閒亦東西當大別小別之閒故兩師陳于是楚敗至清發而濟清發者酈道元謂卽漚水之通稱上承淺水下入沔水以後世地勢言之漢水在漚水之西魯山又在漢水之西準此以解夾漢則吳軍必已在應城安陸之閒而楚師但軍漢陽荆門一帶而已若然則子常陳師於小別大別何用濟漢而又何至戰於漚水之東柏舉之地哉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武城黑曰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大隧直轅冥阨在今信陽之南蓋吳至淮汭舍舟陳師于豫章及漢之北由東而西直達于應山德安之閒故大隧等隘在其後過此三隘可退入蔡境故毀舟以絕吳道塞隘以斷蔡應或謂三隘爲吳所已過之地司馬謀斷其後則吳似從信陽來眞孤軍深入矣惟其自盧濟而西連營于漢北于是子常濟漢亦自小別而東列陳于吳軍之南兩國兵威之盛瞭然可見而漢水之逕于麻

城英山之閒亦于此可見大雅江漢之詩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而詩言江漢浮浮正義云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州導漾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毛詩正義本於二劉詩書之文誠可互證矣地記言漢水觸大別之陂孔傳言觸水回南入江顯謂漢水東至安豐之大別復回而南入于江夫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非入海在三危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非會匯在東陵也導河言至于龍門至于華陰至于大伾至于大陸凡至于云者或記其曲處或記其致力處此言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正以自大別至江水有回曲非入江于大別之旁也水道變遷誠難臆決與其執後世之水以疑前人之說莫若究經傳之文以尋舊迹之存大河由鄴東而合降水南江由石城而入太湖漢水觸安豐之大別而後南入于江其義一也杜預不知豫章之爲水又烏知大別之所在酈元謂地說與杜預相符不知地說正以大別在安豐言杜預非其義也元和志以魯山當大別固不足辨矣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注匯回也漢與江關轉東成其澤矣水經沔水注

循按注文精妙漢既入江兩水不相容故匯而爲澤蓋湖漢諸水皆入彭蠡漢水注此而不容南洩仍轉而合江至

東陵以下乃分而入海也經曰匯注曰回明其回旋于彭蠡而不洩也非漢之入江無由匯澤爲彭蠡非漢之入江無由分爲北江故彭蠡北江皆主乎漢而言之矣

右導水四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

注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匯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爲水名正義醴陵名也大阜曰陵史記集解多此入字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爲縣乎正義

過九江至于東陵

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

循按水經江水東過蘄春縣南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鄖氏注云江水左旁青林湖卽利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又注決水云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世謂之決水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原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卽淮水也此灌水之廬江金蘭縣東陵鄉卽利水之廬江金蘭縣東陵鄉也班志金蘭附注郡下則金蘭在郡治矣宜在今廬江桐城兩縣之閒也又班志廬江郡雩婁縣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雩婁在今霍邱縣西南蓼在霍邱縣西北水經言決水出雩婁縣大別山則漢志所謂過郡二

行五百一十里者非指決水乃指灌水也灌水自東陵至蓼入淮是自廬江桐城閒至霍邱正合五百里過郡二者金蘭雩婁屬廬江蓼屬六安爲二郡也胡朏明謂金蘭在固始南直黃梅固始與霍邱鄰近使灌水出此何得五百里至蓼入決乎

東迤北會于匯

注東迤者爲南江正義

循按初學記所引孔鄭之注于此益見其僞云東迤者爲南江則鄭氏明以東迤二字爲句北會于匯爲句彭蠡在江之南此言北會豈得爲會彭蠡乎禹貢凡言會皆原有一水而此水往會之如沛之會汶淮之會泗沂渭之會澧是也東匯澤爲彭蠡乃漢水往而匯之彭蠡卽漢所匯也北會于匯乃是別水本匯于此而江水往會之也匯非江水也說文迤裒行也引此經文葢于正流之旁分出一支裒行之謂也水經沔水過牛渚東至石城分爲二一過毗陵北卽北江也一至餘姚入海卽東迤之南江也酈注以自石城入貴口逕甯國至安吉故郭爲長瀆注于具區具區在水北正所謂北會于匯也班志于石城注分江水鄭注于東迤者指爲南江若合符節學者執初學記之譌文轉牽正義所引之眞鄭注以就之北會二字不能通乃謂經文東迤北爲句既無解于鄭注東迤者之文且試思水之行豈有直而不裒者河自積石至龍門所謂裒行者多

矣經未嘗言之何獨于此言其東迤北乎亦淺之乎言經
矣
又按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
于九疑山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以海渚在舒州同安唐之舒州今之
安慶也自江北言之爲安慶自江南言之爲池州池州漢
之石城也南江至此東迤自其受江處言則爲石城方其
浮舟而下始依北岸至此入石城分江水口故曰渡海渚
言從舒州渡至貴池也水經注敘分江水由貴池而東逕
宣城之臨城安吳甯國諸縣皆漢丹陽郡地過丹陽郡過
臨城安吳甯國諸縣地也門人問曰不舉秦郡而舉漢郡
何也曰石城至錢唐所過非一縣不可繁指以錢唐以上
皆丹陽所轄曰過丹陽實括諸地始皇既臨浙江還過吳
吳亦漢郡也蓋秦時江以南止一會稽郡漢始分爲鄣郡
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陽舉丹陽切于舉會稽也吳郡高
帝十二年更名在秦亦會稽也若舉秦郡則將云過會稽
至錢唐又云還過會稽語無分別矣史公不舉會稽而舉
漢所分之丹陽與吳始皇往來之迹遂曲曲如繪屬文之
工可見于此始皇紀中凡言遼東琅邪南郡上黨上郡九
原東郡皆郡名其舉縣者鄒以嶧山陽武以博浪沙過黃
腄登之罘以之罘在腄縣過彭城求周鼎于泗水以泗水
在彭城使者過華陰平舒道以有持璧怪異凡舉縣言皆

有事實在其縣地故至錢唐以駐此也渡江乘以渡此也過丹陽過吳則舉郡以括諸縣也史公爲文神明變化如勃海漢郡也于扁鵲傳云渤海郡鄚人東海漢郡也于陳涉世家云攻東海守慶于郯沛亦漢郡也高帝生時無沛郡而本紀云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蕭相國傳亦云沛豐人也是皆漢郡而追言之丹陽亦其類也然則秦有丹陽平漢丹陽郡丹陽縣注云楚之先熊繹所封然則丹陽之名古已有之郡以縣得名縣以楚封丹陽得名秦時置此縣與否不可得知而其時南江所經有丹陽則可知也晉分丹陽郡爲宣城郡又分丹陽縣爲于湖太平寰宇記書陽縣下引輿地志云吳帝南渡之初千古丹陽城置定陵縣輿地志陳顧野王所撰也言古丹陽蓋別于其時之丹陽其時之丹陽仍晉宋之丹陽然則晉移丹陽郡于建鄴亦移丹陽縣于北晉之丹陽非古之丹陽矣宋書州郡志言割無湖爲定陵隋書地理志言幷定陵于南陵然則古之丹陽當無湖之南爲今南陵縣地也吳晉移近江甯故通典言江甯爲漢丹陽縣此實晉縣非漢縣也唐天寶元年置丹陽縣于漢之曲阿屬潤州此則今之丹陽縣所始蓋丹陽一縣自南移北漸失其故古丹陽自在南陵寰宇記引輿地志所言附青陽縣下爲有見矣說文簿水出丹陽此不分言郡縣蓋丹陽郡丹陽縣郡縣同名從省文也班志丹陽郡陵陽有淮水引桑欽說此淮蓋卽說文之簿

音近相通借也陵陽山在今青陽石埭涇縣之閒縣以山名宜在于是唐志天寶元年析涇南陵秋浦置青陽縣今之青陽涇縣之閒正古之南陵定陵所在亦卽古之丹陽所在然則卽以縣論亦當南江所逕而余必主郡言者縣不能括也然則徐廣以丹陽在南郡枝江通典謂在巴東郡秭歸何也曰非班志之義也史記楚世家封熊繹于楚蠻居丹陽周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班志于丹陽縣注熊繹所封又敘楚地云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于荆蠻爲楚子居丹陽而南郡枝江則注云故羅國

秭歸則注云歸鄉故歸國又江陵注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羅國在桓公十三年尙能謀楚師而敗莫敖若爲楚初封之國何以得沒于羅歸卽夔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史記集解引服虔云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是也鄭語孔晁注云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于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熊摯竄于夔則夔必遠于楚是時楚都子在丹陽若秭歸卽是楚都摯何竄于此而且國于此耶吳太伯世家言太伯奔荆蠻自號句吳泰伯所邑之吳漢會

稽之吳縣今之蘇州也其地稱荆蠻則楚之初封正不遠此秦策蔡澤言吳起南攻揚越史記吳起傳言其南平百越越與粤通熊渠所伐之揚粤卽吳起所平之揚越也但吳起所平南及蒼梧熊渠所伐江以南而已至于鄂則拓地至武昌也其時荆蠻之地多荒辟楚以漸經營之雖封其子于鄂而都仍在丹陽楚地如鵲岸在今池州卽鵲尾洲長岸在今當塗棠在今六合駕鼈庸浦在今無爲州吳志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曰金陵然則自池州太平江甯以達于江北和滁之間均爲楚屬由丹陽而拓之實初封根本之地也地處下流不足以窺中國故必經營于江漢之間滅權之後使鬬緡尹之見莊公十八年已有遷鄀之志乃是時隨在其北羅在其西鄀絞州蓼諸國合而謀之故未敢卽遷耳桓公六年侵隨軍于瑕以待之瑕者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楚師還所及者也鄢陵今開封府之鄢陵縣自是還師必由召陵在鄢城縣南入城口在應山縣道過隨東瑕當在此侵隨所及之瑕卽師還所及之瑕武王從丹陽來侵故駐于此也屈瑕伐羅武王用鄧曼言使賴人追之不及賴人者昭公四年楚靈王伐吳朱方而遂滅之者也賴必近吳之國武王居丹陽賴在其西羅又在賴西故使賴人追之爲便若秭歸去羅甚近且在羅西何至使賴人追之而且不及也或謂賴卽厲國在南陽隨縣仍在枝江秭歸之西亦不合也武王既克州蓼而服隨唐見哀公十七年藩

雝益固文王熊賈元年遂遷于郢郢既遷而東陽轉爲東鄙之地矣水經注引宜都記云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地理志以爲吳之丹陽論者云尋吳楚悠隔繼婁荆山無容遠在吳境是爲非也通典以丹陽在秭歸本此而又謂自秭歸遷于枝江則合徐廣酈元之說而一之耳而正不必然也然則子革對楚王曰先王熊繹辟在荆山何以言荆山也試爲思之固亦有說以初封言宜曰辟在荆蠻對君之體不可謂國爲蠻故文其說也班氏以前未有以丹陽在南郡者執于子革之言乃移屬枝江移屬秭歸矣學者執薄昭之言謂小白爲子糾之兄與此何異耶

東爲中江入于海

右導水五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志河東郡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軹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

注地理志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溢爲滎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自謂溢出滎陽北地中則不與河通矣鄭氏言溢出爲滎澤見豫州下亦班義也顏師古言濟水入河並流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爲滎澤用孔傳也非班鄭義說文溢器滿也水伏地中過竇而出有似于器滿經文曰播曰迾曰溢皆非無意也

東出于陶邱北

志濟陰郡定陶禹貢陶邱在西南陶邱亭

注地理志陶邱在濟陰定陶西北史記集解

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右導水六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志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

循按通典及元和郡縣志皆以濠州招義縣爲漢之淮陵縣胡朏明因謂淮陵在盱眙縣西淮陵當是淮陰全榭山以漢志淮水入海屬淮陵淮所分之游水系之淮浦淮自至淮陵其下爲游水王光祿則謂水經淮至淮浦入海淮陵當作淮浦以余論之全王兩君之說固遠勝于朏明而猶未能得班志之指也志言睢水至取慮入泗又言泗水至睢陵入淮而又言淮水至淮陵入海睢陵者睢入泗之處非泗入淮之處言泗至睢陵入淮者明泗至睢陵合睢入淮也推此而淮陵者非淮入海之處必泗入淮之處言淮至淮陵入海者明淮至淮陵合睢泗入海也通典云濠州招義漢淮陵縣地宋僑置沛陰郡于是元和郡縣志云招義本漢淮陵縣宋孝武帝自淮北徙睢陵縣改爲池南縣陳爲招義隋大業元年爲化明余爲考之宋書州郡志云淮陵太守本淮陵縣晉惠帝永甯元年以爲淮陵國領

縣三司吾徐陽樂陽樂文帝元嘉十三年以下相併睢淮
陵自永嘉淪沒僑立南徐而晉初屬縣於此可見下相在
今徙遷徐在南司吾在北淮陵置郡于其閒宜正當泗水
入淮之地不應西近濠州也宋志沛陰太守漢景帝立屬
兗州流寓徐土因割地爲境領睢陵縣隋書地理志云鍾
離郡化明故曰睢陵置沛陰郡後齊改縣曰池南陳復曰
睢陵後周改爲招義大業改名化明皆不言睢陵卽淮陵
隋志言齊改池南南齊書州郡志沛陰郡有睢陵無池南
已與隋志不合元和志則以爲宋武所改而求諸宋志絕
無此文說之參差不足取信檃可知矣魏書地形志東徐
州臨淸郡睢陵注云武定七年置有睢水此漢縣之睢陵

也又徐州彭城郡睢陵注云前漢屬臨淮後漢晉屬下邳
晉亂屬沛陰武定五年屬有睢陵城九子山荆山此宋志
僑置之睢陵也晉書地理志言元帝渡江僑置沛陰則宋
志所謂流寓徐土者指晉時言故魏志言晉屬也武定五
年慕容紹宗擒蕭深明于寒山進圍潼州潼州漢之夏邱
今虹縣地也寒山在彭城今徐州也荆山在今懷遠縣山
屬睢陵則睢陵在此是時入于魏故置屬彭城郡七年梁
北徐刺史蕭正表等降魏而臨淸之睢陵亦屬矣隋志鍾
離郡塗山舊曰當塗有當塗山當塗山與荆山皆在懷遠
可知僑置沛陰睢陵正在今懷遠縣界而爲漢當塗縣地
漢當塗屬九江淮陵屬臨淮眞風馬牛之不相及隋因睢

陵而置化明因化明而改招義蓋分漢之當塗非因漢之
淮陵也通典誤僑置之雖陵爲漢淮陵元和志乃直謂漢
之淮陵宋徙雖陵坐不深考耳魏志淮陽郡有角城綏化
招義招義下注云武定七年改蕭衍恩撫郡二縣置此招
義屬淮陽輿地廣記言淮陽在漢陵縣泗陽之間隋志言
後周改綏化爲淮陽改甬城爲臨淸開皇三年省臨淸入
淮陽而梁之恩撫郡二縣則無可考僑置之區十羊九牧
大抵一郡縣耳而分爲數郡數縣如角城在梁爲臨淸天
水浮陽三縣綏化在梁爲綏化呂梁二郡既併而後僅一
淮陽縣而已竊謂恩撫郡二縣亦置此地入魏改名招義
其後亦與角城等相併酈道元言淮泗之會卽角城又言

淮水歷淮陽城北臨泗水俎于二水之間魏之招義當近
此也若濠州之招義隋志明言後周改名與魏之招義名
同而地異魏之招義屬淮陽而近角城與司吾下相徐相
邇謂漢之淮陵可也濠州之招義自在荆山之側通典以
此爲淮陵或未辨乎此耶則是謂招義爲淮陵亦有說也

右導水七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至于澧又東至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志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澧

注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

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鵌似鵪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

右導水八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志宏農郡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熊耳獲輿山在東北

右導水九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注眾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史記集解

咸則三壤成賦

注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史記集解

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注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史記集解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注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去穢也三百里秸秸又去其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詩甫田正義

循按詩生民正義亦引注云銍斷去穢也秸又去穎此與甫田正義所引同禮器槀鞂之設注云穗去實曰鞂禹貢三百里納鞂服正義云案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

謂所刈禾也二百里納銍謂刈禾穗也三百里納秸服謂禾去其實唯藁秸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納鄭注之義非引鄭注也王本于鄭注又去其穎也改爲禾又去其穎惟藁秸也非是詩生民正義既引鄭注又說之云穎是禾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上合也史記平原君謂毛遂曰賢士之處世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然則穎正謂錐之挺說文訓穎爲禾末藝自總言之則穎以上爲末自銍言之則穎又爲實之本秸所以聯粟者也穎所以載秸者也藁所以載穎者也凡禾於藁開抽出挺而後結實此注云去藁爲銍則銍爲挺以上之名藁爲藁以下之名去穎爲秸則秸爲聯粟者之名穎爲載秸者之名禾之垂自穎以上故毛詩傳訓穎爲垂穎也銍本穫禾之鐵說文銍穫禾短鎌也鎌有柄而首垂曲去藁之形似之故卽以銍名秸猶結頡爲相聯屬之名則銍之去其穎猶鎌之去其柄矣鄭氏此注至精蓋受古文尚書於馬季長季長之訓如此見釋文而鄭氏仍之也禮器注引禹貢作菉訓爲去實去實則惟存穎矣四百里尚供粟三百里乃去粟乎正義言藁粟別納亦非也鄭之注禮不言去穎言去實者禮言藁鞂之設以席簟言去實乃可織席故注曰去實去實卽去粟也藁鞂者自藁連穎及秸織之但去粟耳正義云去其實惟藁秸正得此義用以說禮器不可用以

說禹貢義各有當王本誤矣史記作荒服漢書作戛服鄭氏禮器注作鞮服均有服字孔傳訓爲稾役卽毛詩禾役傳訓爲列列卽梨如荼之荼亦正以禾穗言之呂覽審時篇云得時之麥桐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穊而赤色歙縣孝廉方正程瑤田以此服卽秸服是也孫本經文芟去服字非是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注蔡之言殺減其賦正義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注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緜也正義五服

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閒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正義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于周爲采服其弼當衞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于周爲蠻服其弼當蕃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于周爲鎭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詩齊風正義

循按正義又云鄭氏不言禹變堯法乃云他倍于堯詩天作正義又云鄭氏不言禹貢以爲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皆約鄭注之辭殷武正義云皋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各五千

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
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
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
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
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
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
面而爲差至于五千也此注係皐陶謨下則皐陶謨之注
也禹貢云三字上別以又字而不明標鄭注王本孫本皆
直以鄭注斷之余不敢定附于此
又按王制疏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
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史記夏本紀

用禹貢文于五百里米下增甸服外三字三百里諸侯下
增侯服外三字畺武衛下增綏服外三字二百里蔡下增
要服外三字用今文歐陽夏侯說也釋文引馬云面五千
里爲方萬里馬氏傳古文之學故以萬里言鄭氏仍之也
正義所引馬融賈逵之說則同今文而小異以爲六千里
別納總之五百于甸外餘與史記等王肅斥爲失實宜也
異義左氏說唐虞之地萬里賈逵爲左氏學亦受古文于
杜林不宜同于今文且謬其說馬氏以釋文所引爲是可
知鄭學所淵源耳至于兩說相持余則取今文說儒林傳
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而此所說仍從今
文誠審乎禹貢之文惟今文之說勝也或謂當時功令當

從今文則如班志直載本文可知矣亦何必增甸服外諸
文以顯著之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注朔北方也史記集解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正義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嵩高爲中嶽在潁川陽城縣西北續漢書郡國志潁川郡陽城有嵩高山蓋密高縣省入陽城縣

泰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西北郡國志泰山郡博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

霍山爲南嶽在廬江灊縣西南禹貢無此山郡國志廬江郡有灊縣

華山爲西嶽在宏農華陰縣西南郡國志宏農郡華陽故屬京兆有太華山

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郡國志河東蒲坂有雷首山

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郡國志河東大陽有太陽縣

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郡國志河東垣縣有王屋山沇水出

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郡國志河內郡野王有太行山

恆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郡國志中山郡上曲陽故屬常山恆山在西北

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郡國志遼西郡有臨渝縣案縣蓋省入此以碣石水爲碣石山

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郡國志河東郡有濩澤縣

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郡國志河東郡永安故彘陽嘉三年更名有霍太山

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郡國志河東郡北屈有壺口山

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郡國志河東郡有皮氏縣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郡國志左馮翊夏陽有梁山龍門山

荊山在馮翊懷德縣西北郡國志馮翊無懷德縣雲陽下注云在馮翊懷德縣之南今其下荊渠也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河上郡國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

汧山在扶風汧縣之西郡國志右扶風汧有吳嶽山本名汧

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郡國志右扶風武功永平八年復有太一山本終南垂山本惇物

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郡國志隴西郡氐道養水出此

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郡國志隴西郡氐道養水出此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郡國志隴西郡首陽有鳥鼠同穴山渭水出

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郡國志隴西郡河關故屬金城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郡國志武威郡有武威縣

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郡國志酒泉郡有會水縣

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郡國志張掖居延屬國故郡都尉安帝別領一郡居延有居延澤古流沙注云獻帝建安末立爲西海郡

三危山在燉煌縣南郡國志燉煌郡有燉煌縣

朱圉山在天水北冀城南郡國志漢陽郡永平十七年更名冀有朱圉山武帝置爲天水

岷山在蜀郡瀕氐道西郡國志蜀郡瀕氐道岷山在西徼外

熊耳山在宏農盧氏縣東郡國志宏農郡盧氏有熊耳山伊水出

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郡國志南郡臨沮侯國有荊山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郡國志江夏郡竟陵立章山本內方

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郡國志廬江郡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安豐有大別山

外方山嵩高是也

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郡國志南陽郡平氏桐柏大復山淮水出

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郡國志江夏郡有安陸縣

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郡國志長沙郡湘南侯國衡山在東南

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郡國志廬江郡尋陽南有九江合爲大江與班志同又長沙郡有下雋縣

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郡國志南郡華容侯國雲夢澤在南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郡國志廬江郡無金蘭縣

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郡國志豫章郡歷陵有博易山

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郡國志豫章郡彭澤彭蠡澤在西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郡國志丹陽郡蕪湖中江在西

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郡國志吳郡順帝分會稽置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

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郡國志吳郡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嶧陽山在下邳縣之西郡國志下邳國下邳本屬東海葛嶧山本嶧陽山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郡國志東海郡祝其有羽山

陶邱在沛陰定陶縣西南郡國志沛陰郡定陶縣

菏澤在定陶縣東

雷澤在沛陰成陽縣西北郡國志沛陰郡成陽有雷澤

菏水在山陽湖陸縣南郡國志山陽郡湖陸故湖陵章帝史名

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郡國志沛陰郡泰山蒙陰縣西南有蒙山

此是經并泰山復分泰山置臣昭案沛北前漢之舊國陰顓臾國在蒙山下郡國志南武陽有顓臾城然則蒙陰并二郡皆無蒙陰縣惟班志蒙

入南武
陽矣

大野澤在山陽鉅鹿縣東北郡國志山陽郡鉅野有大野澤

大邳地在河南成皐縣北郡國志河南尹有成皐縣劉昭補注云左傳鄭子皮勞晉韓宣子于索氏杜預曰縣東有大索城尚書禹貢至于大邳

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郡國志梁國有睢陽縣

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郡國志蜀郡有汶江道有郫縣

荆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郡國志南郡有枝江縣

三澨地在南郡邔縣北郡國志南郡有邔縣北或誤作池非

循按水經於卷末記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山謂壺口雷首等水謂北江中江等澤謂大野彭澤等地謂三澨流沙等略於水者前已詳之且諸水依山爲識者居多知山地之所在可知水之所在也水經唐以前不著作者姓名新唐書藝文志以爲桑欽者誤也欽受古文尚書於塗子眞見漢書儒林傳班志亦多引桑欽說則欽爲西漢人無疑此卷郡縣皆用東漢順帝分會稽郡置吳郡此于吳縣不稱郡蓋以郡名吳相複省去如下邳郡下邳縣燉煌郡燉煌縣武威郡武威縣皆不稱郡可例也又獻帝時立張掖居延爲西海郡此不稱西海然則著書者在獻帝以前順帝以後與鄭氏同時者也所說多本班志與班志不同者二碣石山在臨渝一也九江地在下雋二也與鄭注不同者三三危在燉煌一也三澨在邔縣二也大伾山在成皐三

也與郡國志不同者四金蘭一也懷德二也蒙陰三也龍門在皮氏四也以余論之三危三滻大伾班志所未言作者與鄭氏同時說與鄭異蓋別有所受碣石水當以碣石山得名山而曰大所在宜廣東漢右北平無驪成遼西無驪成縈蓋臨渝之地實兼之謂臨渝南水中與驪成不相遠也三滻鄭氏注舉春秋傳句滻漳滻雍滻遶滻則滻以三言明非一地或竟陵邱縣皆有之亦不相遠也鄭注以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蓋疑辭此以成皐實之成皐在河南與河內兩岸相對鄭以沛水出入所經擬之蓋沛水所經實有大伾故張晏亦云成皐縣山通典引誤作張揖水轉販者遂不及考經或有所受之耳禹鑿龍門水出其閒然則兩岸皆可名龍門河東皮氏東岸也馮翊夏陽西岸也異而同者也胡朏明謂金蘭漢初有此縣非也漢初有之後既幷於某縣則東陵鄉卽移入某縣志於某縣下言之可也不應言於郡下當是班固時於郡治分置此縣班氏目驗當時淮水所出在此故水經亦同水經於班志地名爲東漢所改者皆易以當時之名金蘭若爲漢初之縣何以尙稱之乎余以水經證班志知其爲東漢所置縣漢末又省之故郡國志不載也馮翊之懷德泰山之蒙陰或漢末省幷或郡國志失載可以水經參補司馬彪之書若酈注引金蘭自本班志及水經胡朏明謂晉宋復立亦非也以上等條雖有異文大指不謬惟三危九江其說太遠頗惑後學三危爲

黑水所經鄭注引地記言在鳥鼠之西南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是也自水經以爲在燉煌南於是杜預注云傳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以三苗亦竄在此胡朏明乃謂雍州之黑水不知經文條理全在以地名相貫兗州曰沛河豫州曰荆河雍州曰黑水西河明冀州在兗豫雍之閒以河爲界也青州曰海岱揚州曰淮海徐州曰海岱及淮明青在徐之北揚在徐之南也荆州曰荆及衡陽明在豫之南梁州曰華陽黑水明在雍之南若黑水有二將豫之荆非荆之荆揚之淮非徐之淮矣而然乎山海經洞庭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門洞庭與九江并言始於此水經

依諸此耶抑亦別有受之耶乃山海經班氏屏諸形法家與宮宅地形相人相六畜相刀劒等本不以爲典要而郭璞精於此術故爲之注然於九江仍引尋陽爲說則不以九江爲洞庭矣以九江爲洞庭實作俑於水經禹貢指南引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閒是亦本諸山經者而趙宋人因暢言之胡朏明雖指一書最稱詳博而三江則惑於初學記之譌文九江則執於水經下傷之異說而以山海經爲所持之故不亦誣乎余既錄水經此篇以郡國志附之明其郡縣皆東漢也復舉其說之異者辨於右若酈氏注所說禹貢及通典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凡志地之書其是非均以班志斷茲不復辨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五十八終

長沙王　先謙
湘陰吳　大宗　實校